



迎春花开春来早

大弓

在北方，迎春花开得算是比较早的了。楼下邻居一家人实诚、勤快，也十分爱花。闲暇时，邻家大嫂在自家面积不大的小园里种下几株迎春花。偏偏今年春来早，刚迈进二月门楣，迎春花便骤然绽放出一些零零星星的淡黄色小花。从楼上望下去，恍惚一片黄樱樱的亮色。女儿告诉我，那是迎春花。

能与这样的好邻居朝夕相处，也算是一种幸运，一种福分。

这些年，随着城市美化进程的加快，绿植品种越来越多，与迎春花外观近似的连翘也加入了美化行列。

由于迎春花和连翘花都呈黄色，且枝干藤蔓大致相同，粗枝大叶的我常把二者混为一谈。

恰逢周末，我和爱人早已商定，骑着单车去百草园踏青，一来感受一番早春时节的盛景，二来舒展一下老胳膊老腿儿，三来换换久居家中的憋闷心情。

尽管离植树节还有十几天时间，我们的心情和大家一样，激动得有些迫不及待了。

还未骑到百草园，远远就看见路旁几处匍匐着一些墨绿色的枝条，上面挂着一些淡黄色的小花。

我想，这大概就是迎春花吧。其实，什么时候喜欢上迎春花的，连我自己

也不清楚。或许，我天生就是个糊涂蛋。

继续骑行了一段路程，又在路旁看见了一些黄艳艳的小花。这些小花或从生在路边，或被移栽在草地上的大青石旁，就那样散散淡淡地盛开着。此刻，杏花未红，樱花未开，桃花未艳，迎春花一枝独秀，当仁不让地做了春天的使者。她摇晃着黄艳艳的小花，好像在说：瞧，春天来了，就在我手里。

我立稳单车，走近迎春花，细看那淡黄色的小花，这才发现，它与连翘还是有区别的。

它的花枝比连翘要柔软一些，但柔软里蕴含着坚韧。她的颜色比连翘的黄色要浅一些，也不像连翘那样连成密集的一片，而是不很规则地分布在枝条上。每朵小花大致有6个花瓣，中间伸出几支细细的花蕊。仔细端详每朵小花，朵朵小花都比连翘花漂亮。连翘是4个花瓣，花瓣略尖，远不如迎春花独具韵味，只不过连翘花是以多取胜的。迎春花，则如梅花一般大小，生得简单明了。

迎春花，植根于岩隙、青草之中，在料峭的春风中迎风摇曳，自然无华，淳朴可爱，令人油然想起素面朝天的、落落大方的村姑。

“覆阑纤弱绿条长，带雪冲寒折嫩黄。迎春春来非自足，百花千卉共芬芳（宋·韩琦《迎春》）。

迎春花，在冰风雪中坦然绽放，悠然自得，全不在乎有无蜂蝶的点缀，顺其自然地展现自己独特的魅力。其喇叭形花朵细长不大，色彩也不斑斓，更无绿叶的陪衬，没有牡丹的雍容，没有月季的富贵，缺少玫瑰的艳丽；不像杏花桃花梨花惹人注目。但是，她在寒冬里怀揣着对春的期许。她所拥有的，只是迎春的嶙峋风骨，百花的领袖风范。

我欣赏迎春花的品格，欣赏她无意争春的豁达，不与百花争艳，是真正的东风第一枝。

望着生机勃勃的迎春花枝，我的心被触动了。不只是植物，人亦是如此。能经得起生活的考验，在任何环境下都能生存，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并适时绽放出自己的美丽。无论来时多么简单，面对怎样的寒流，在寂寞与缺乏色彩的空间里都要开放。生命虽然短暂，却从不错过。

或许这就是生命的意义所在。

我曾痴迷于连翘，那一片片黄色的花海，千万朵黄花簇拥着开放，气势浩大，耀眼热烈。却未曾注意，最早迎来春天的是迎春花。

我恍然大悟，原来迎春花才是真正的春天之花，而非冬日残葩。像古诗里深情款款的红颜在低声诉说：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

原来，最深的思念，不是等待，是走进记忆深处，与你邂逅于心畔……



春 (剪纸) 谷玉芹 作

飘雪的记忆

陈志军

房屋不见踪影
消失在茫茫雪野
蘑菇的画笔刺破了冰雪
寒冷中袅袅升起水墨
成了天上的云朵

小河睡得香甜
鸟儿也不想打破这静谧
天上燃烧着冰冷的火
脚步惊醒了树上的白精灵
衣袂在风中飘曳

蒹葭苍老成一支旌节
插在冰封的池塘里
守护着沉睡的莲
当一轮明月挂上枝头
古筝流淌出一曲荷塘夜色

牛车上拉着归途
雪地上车辙深深浅浅
村口的老榆树依旧安详
矮屋挂着红辣椒
煮饭的味道飘着亲切

透过记忆的雪花
看到了老屋，看到了家乡
让我魂牵梦绕的林海雪原

冬歌

刘斌

北方
极寒
冬冽骨感般的美感
寒冰被冻得炸裂残破不堪
不时爆出咔嚓咔嚓的寒颤
冰面上的人惊到了一般
一溜烟跑的很远
冰雪在河岸聚集幽寒
枝杈如刀似剑向凛冽宣战
透出苦斗的韧性和果敢

野外
冷峻
冰雪发疯似的禁闭
河床上悬着的冰柱寒光闪闪
冰清玉洁竟也这般魔幻
侧耳倾听
河水正迎着劲把寒冰冲撞
透过柳枝
欣喜看到
这段河流正如野马奔腾嘶吼
冬不再肃杀
也无法幽禁春水奔涌向前
春水叮咚撒欢激荡
冲出谁也阻挡不了的气势
岸畔
素洁冰挂
柔美冰花
踏入新年
春奋勇在河畔开篇

雷锋

山清水秀

事迹扬千里，题词六十年。
无私忠敬业，名字永相传。

赞雷锋

贺声林

赞雷锋时代英雄，火热心红，无限忠诚。赞颂雷锋，学做雷锋，万众同声。对敌人敢于斗争，对人民无限亲情。爱恨分明，奉献终生，不锈螺钉。

闲暇时光喝杯茶

王树琛

浓烈乡愁泡绿芽，千年思绪饮壶茶。
紫砂伴念天涯梦，古韵描摹海角花。
品赏宋词香气重，揣摩唐律爱心佳。
偷得片刻闲茗啜，塞外斜阳血浸葩。

市老年大学古诗词班作品



春泉 (中国画)

葛再红 作

回家

韩德君

《回家》的萨克斯曲把我卷折起来的乡情层层铺开，故土的气息隔山隔水安抚我。

家中铁门的锈迹，黄狗摇尾的调皮，炊烟那透进肺腑的木柴气息都渐渐地逼进我望眼欲穿的瞳仁，牛“哞”，羊“咩”，从故土的大街小巷一路辗转地清晰过来。是五彩的心链，日日把我缠绕。

思念的词汇跌跌撞撞地赶来。

而我因思乡情怯，无所适从。

心在音乐之上沉浮，进而和它痛苦地纠缠。

热炕头上酥软的梦用遥远的笑靥牵引我，我羞怯的心门洞开。丝丝缕缕的记忆用浓浓的乡音在耳边私语，在心底抑扬……

我在陌生的面孔上搜寻，我在古怪的语音里辨别。我真想在人群里寻找些微父母的亲切气息，然后不顾一切地喊一声“爸”或“妈”。

我期待着。然《回家》只剩下最后的旋律，我内心的旋律还在不断地响起……乡情的华章里缀满了游子无法释怀的沧桑。

冬笑了

贾秀华

一朵素雅在冬寒中绽放
无人知晓心路的艰辛
凛冽的风会掠走繁华
不衰的絮傲然冷的瑰丽

一路
枝节在蔓
心灵有所依
花开在路上
以笑示人
冬不寒冷

有没有一朵絮踌躇满志
有没有一首诗在远方
有没有一首歌铿锵又婉约
有没有一支舞引来春天……

难忘的涮狗肉

王贵宏

三十多年前，我在小兴安岭的深山打猎，经常遇到游猎在库尔滨河畔与乌云河一带的鄂伦春人。他们性格豪爽，大方，喜欢和汉族人交朋友。有时打到犴达罕、野猪等猎物，若在山里碰到汉族猎人，无论认不认识，都会毫不吝嗇地给你割一块肉。这是他们的习惯。

有年冬天，我和本村的猎友小肖到乌云山一带打猎，那天我俩碰到一只獐子，被我一枪打伤。猎人对受伤的猎物没有不捧的，何况是獐子，如果是只公的，就值钱了，因为公獐身上的麝香价格很贵。我俩当时特别兴奋，认为打到它只是时间问题。可拼尽全力顺它滴血的足迹穷追猛撵了几个小时，后腿受伤的獐子却生命力特强，它几乎片刻不歇，一路疯狂地逃跑，最后直奔一座高山。猎友指着前面那座大山说：完了，这獐子太聪明了，它清楚那山又高又陡，咱人不上去，所以选择那里躲了。果然，到了山脚下，獐子拖着那条受伤的后腿，凭着它善于攀登悬崖峭壁的本领，左拐右蹦地跑到山顶去了。我俩气喘吁吁地追踪到此，只能一筹莫展地望山兴叹。

无奈，只好回返。可因没带干粮，肚子饿得咕咕直叫，趟着厚厚的积雪，体力消耗殆尽，一时心慌腿软，直冒虚汗，越走越艰难，最后简直挪不动步了，走二三十米就得坐在雪地里歇一会儿。正处在绝望之际，突然发现河边的树林里有一缕炊烟袅袅升起，原来是碰到一个鄂伦春人的撮罗子（用木杆支在一起，四周围兽皮的简易房子），我俩不禁喜出望外，走过去掀起帘子进去一看，是一老一少两个鄂伦春猎人正在围着火堆烤火。通过交谈，得知二人姓莫，是父子。听我们说饿得走不动了，老莫二话不说，去外面树上挂的蛇皮口袋里拿回一大块冻狗子肉，让儿子用闷罐烧些雪水，往闷罐里放些盐和山花椒藤当佐料。水开了，老莫用他随身携带的猎刀往闷罐内削狗子肉。那猎刀极锋利，刀鞘用白桦木精雕细琢而成，乳白色的木质上，形象地雕绘着飞禽走兽的图案，堪堪一件出色的工艺品，让人羡慕。

鄂伦春猎人长期在深山密林中与豺狼虎豹角逐，凶险异常，安危难料，有丰富经验的鄂伦春猎人常常

佩服两把猎刀，腿和腰间都插着应急的利刀。在狩猎时，当猛兽的尖牙利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击时，来不及使用猎枪射击，而危险又近在咫尺，只有抽出猎刀与猛兽搏斗。平时剥兽皮、砍骨、剔肉；露营地，凿穿坚冰露出泉水，供人马饮用；砍树削枝，剥取桦树皮，架“斜仁柱”（撮罗子），以及加工各种所需物品，均离不开猎刀。每天坐在篝火旁吃“手把肉”和对付冻肉须臾离不开猎刀，切切削削，都要依靠猎刀。冻狗肉片被猎刀削得像刨子推得一样薄，放进滚开的闷罐马上就熟了，味道又香又嫩，蘸着他们自制的野菜菜花，让人胃口大开，饥饿与疲乏一扫而光。那天，我和小肖吃了不少涮狗子肉，又喝了些酒，体力渐渐恢复。和老莫父子分手后往家走，虽雪大天寒，却一点也没觉得冷。

岁月流转，一晃三十多年过去，许多鄂伦春的老猎人都已故去，老莫要是活着也已是耄耋之年了。我也早已放下了残害野生动物的“屠刀”，其原因不仅是法律的约束，还有良知的发现和和对生命的怜悯。



岭上行 (篆刻) 范宝峰 作



本版编辑 冯超
电子邮箱: ycrbfc@163.com
刊头题字: 王大力